

東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維繼編

李韶

劉漢弼

徐元杰

王萬

徐霖

王邁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
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
定四年與其兄寧同第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
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
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
與燮以此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

太學正政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竝獄且以書曉彌
遠言甚懇到通判泉州改知道州紹定四年行都災詔
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端平二
年連遷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
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
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
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詔率同列一再劾
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待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
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
免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陛下初不加怒猶曰清叟

伯之也。今臣與範言，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
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
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
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
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學，祠韶疏曰：「了翁刻志
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願亟召還處以台
輔。」又劾奏宦寺陳洵益竊弄威權，宜與外祠。女冠吳知
者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不許。
歷起居舍人，復疏論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韶

上封事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君憂國之心
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祔哀乞去帝感額謂韶曰曲爲朕
留退復累疏旬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
熙中兩召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又辭皆不許改禮部侍
郎又辭詔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母言
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
捷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
終終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御
漸之也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

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詔兼侍講及兼
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
慶宮五年被召再辭詔本州勸勉赴闕連遷權禮部尚
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竝進時望天
下孰不延頸以覩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

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昉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詔同從官抗疏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詔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琰昉英他有所論列竝罷言職詔復上疏留之七年詔十上疏勾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餘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詔內祠未報詔陞辭疏

劉切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卽出國門力辭道次三
詔趣受命再辭仍奉祠王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
舊職奉內祠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
仍奉祠王隆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詔忠厚純實平粹
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嘉定九年第進士歷官侍御史
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
爲校書郎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時務理宗以
其純實不欺親擢言職漢弼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
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

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
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漢弼由是
去國旣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
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
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
無宰相之朝願聽史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
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
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勅
不追服終喪以補名教漢弼以受知特異而茲邪未盡
其狀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未幾卒太學生慕

德淵等百七十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
弔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贈四官諡曰忠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
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嘉熙二年
爲校書郎奏右轄久虛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
及蚤立太子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民訟以理化誨輸
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免喪授侍左郎官兼崇政殿說
書拜將作監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修省之實丞相史
嵩之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闕力爭元杰時適輪
對言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者也自開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經筵復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書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五年六月朔以暴疾薨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卒元杰未死日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夕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

震悼亟遣中使問狀大學諸生伏闕懇其中毒請音小
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
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
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訟冤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
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鞠治獄迄無成帝悼
念不已賜田五百畝緡錢五十給其家諡忠惠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侑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初歷國子學錄明年添
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知其人豪啓問旁午鄭

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
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
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
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累數萬言其
他所敷陳往往類此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
屯田郎中差知台州郡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連遷
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
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
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
疏凡五上吏嚮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然

論相之事已決。既入遷大理少卿。萬卽日還常孰。當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叅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萬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

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年十三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功要君植黨顧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擢祕書省正字會日食應詔上封事曰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叢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祿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兩京兆尹不易則不兩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

政合入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
其君父今爲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
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卽有取則自蹈於垢汙
矣八年添差通判信州皆力辭尋令守臣勉諭之以宣
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
累辭不許兼史職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言
霖大有陰柔姦黠爲群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
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
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幾一月而政舉以言去士民遮
道不得行及瞑始由徑以出最後知汀州卒度宗賜祭

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閒居衢守游釣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王邁字實之僊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潭州觀察推官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摘其繆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劾免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精多弊始於兵又因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符小人之迹

銓而其心未服真德秀聞而

之邁又上封事言史嵩之不宜復相及吳知古陳洵益
撓政輪對又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邁由疎遠進
空臆無隱理宗爲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
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邁應詔
言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
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燔尊寵網淪法
斁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
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
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
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